

# 蘇俄的間諜組織與諜報活動

喬一鳴

赤化世界的「革命」，是莫斯科的不變方針。爲了支持蘇俄赤化世界的國際間諜活動，必需有一個籠罩寰宇的間諜組織。全世界有一百多個主權國家相互依存着，大的像美利堅合衆國、小的像摩納哥王國，不管這些國家面積的大小都有俄諜在裏面活動。一般地說，這些活動都是由組織嚴密的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來支撑并控制着的。<sup>①</sup>

世界上的大小國家，不論它離蘇俄有多少遠，或者人民是否安居樂業，克里姆林宮一定要找出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理由，說明它對蘇俄的世界「革命」如何如何重要。人跡稀少的北極區域，近年來已成爲戰略長程飛行的孔道；星羅棋布的巨大冰山，更成爲蘇俄天然的諜報站。鈾礦藏量豐富的赤道地區，極富石油蘊藏與戰略地位的中東地區，固然是俄諜活動的重要目標；甚而一個南美洲的小國，祇因爲它毗鄰巴拿馬運河，也會成爲蘇俄獵取的對象。蘇俄的潛艇、商船、漁船、捕鯨船絡繹相繼，都成了這許多地區間諜人員的祕密輸送工具。

提到俄諜活動的目標，那幾乎是無限的。在本篇有限的文字內，只能略提線索，藉作對全球性俄諜活動的管窺。

## — K G B 的 組 織 與 特 性

在論述蘇俄間諜的國際活動之前，先略爲分析蘇俄間諜特務機構的組織與特性，或許有助於對俄諜活動的瞭解。俄羅斯在沙皇時代，即以祕密警察的恐怖控制而名聞於世。布爾雪維克黨人（Bolsheviks）奪得俄國政權後，即繼承此一傳統，自行建立其專政的祕密警察制度。爲了鞏固其初創的新政權，隨即任命捷爾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i）爲新的祕密警察頭子，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組織所謂的「切卡」（Cheka），即俄語拼音的蘇俄特務警察制度，它有權對蘇俄人民實施調查、逮捕與判處死刑。<sup>②</sup>「切卡」直接向布黨權力機構——「人民委員會」負責。一九二二年二月蘇俄政府撤銷「切卡」而在其基礎上另成立一個稱爲「國家政治保安局」（GPU）的組織。其後的十二年，因「國家政治保安局」一再濫施權力，弄得臭名昭著，在世界人士的交相責難下，不得不

註① KGB全名：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Sovnarkom Zakonob SSSR Vol., P. 280, March 13, 1954）。

註② Allen Dulles, *The Craf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3), P. 86.

再改易其名稱，於一九三四年整編爲「人民內政委員會」(NKVD)。

不論蘇俄特務機構掛的是什麼招牌，都不能掩飾其罪惡的本質。所謂的「人民內政委員會」經過戰時的一再分裂、重組，終而形成兩個互異的組織。一爲「國家安全部」(MGB)，即現在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主要任務是掌管國際間諜活動，及蘇俄內部高階層安全工作；另一爲「內政部」(MVD)，是負責除了內部高階層安全工作以外的所有國內警察活動。<sup>③</sup>

數十年來，KGB的組織和人員不斷擴充，從國內到國外建立了一套規模完整的體系；克宮當局對內用它作爲整肅異己和奪權鬥爭的工具，對外用它來作爲赤化世界的先鋒隊。KGB在蘇俄的各加盟共和國、州和市都設有下級機構；在內政部和軍隊也有分支機構，其特務人員遍及各行各業。KGB的人員披着外交官、記者、商人、專家、船員和代表團團員等「合法」外衣，向世界各地，分頭滲透，圖謀建立全球性的間諜網。

KGB在名義上受蘇俄部長會議領導，實際上則爲蘇俄中央政治局直接控制。KGB現任主席安德羅波夫(YU.V. Andropov)，自一九六七年擔任這個職位以來，在俄共黨內由中央委員很快昇到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三年又被提昇爲政治局委員。安德羅波夫是KGB建立以來，所有歷任頭目中黨內職位最高者，由此足可顯示當今克宮統治集團對這個特務組織倚重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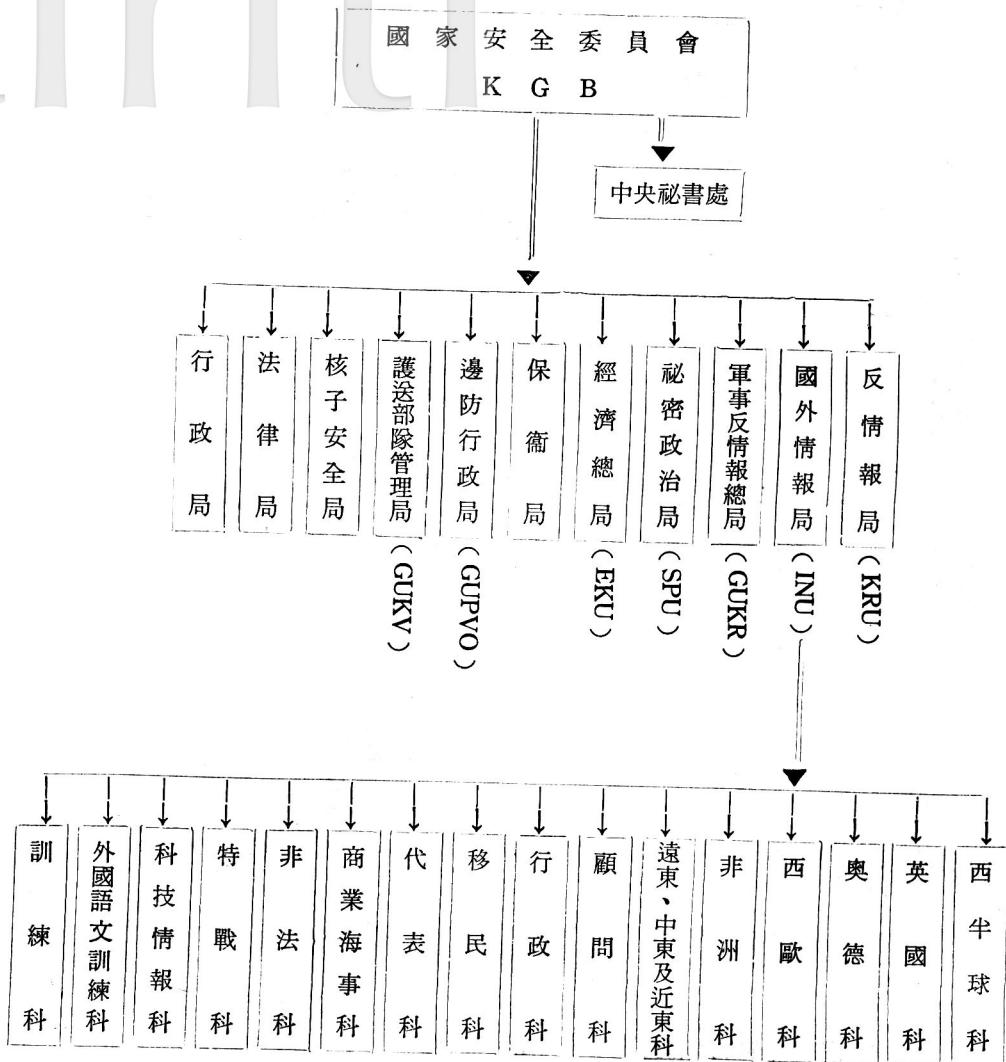
綜上所述，KGB可謂是「俄共政治局的間諜軍隊」，是俄共的打手，它統攬間諜、反間諜以及祕密政治警察的工作。俄共賦予KGB的權力，不僅及於蘇俄人民，且在某種程度上還伸展到附庸國家的人民。KGB秉承蘇俄政治局和蘇俄政府的意旨，對很多重大的世界事務施加影響力，蘇俄外交政策是KGB間諜活動的決定因素。KGB在蘇俄內部現擁有幾十萬爪牙，在全國各地從事跟蹤、恫嚇、逮捕和暗殺等活動。KGB迫害人權運動份子的野蠻手段是駭人聽聞的。它常用的手段之一是把神經正常的人關進特設的「精神病院」。

有關KGB如何鎮壓國內的人權運動份子，民族主義者和其他敵對份子的狀況，常由逃出蘇俄的逃亡人士，作出有系統的報導，因而將KGB的罪惡與真象暴露於世。由這些報導中，可以看出蘇俄實際上是一個警察國家，它通過KGB在人民中布下的恐怖網，將人民與外間世界隔絕，并利用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在各階級、階層中製造矛盾，這便是維繫着蘇俄現政權的三大支柱。

KGB派駐海外地區的間諜，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顯然非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所可比擬。到目前爲止，在六大洲和十多個國家裏，都已有過KGB人員因身份暴露，被居留國當局以破壞、間諜、顛覆政府、組織游擊團體和其他的罪名，而加以驅逐出境。今天，蘇俄軍力的擴張，早已超過其防禦所需的程度；克宮當局借重KGB力量的地方，則將與日俱增。

註③ Ibid., pp. 88-90.

CHEKA(契卡)意爲「對反革命、投機及破壞進行鬥爭之非常委員會」。



## 二 K G B 工作員的甄選與訓練

在蘇俄的社會裏，K G B 是一個道地的特權機關，K G B 的工作成員亦很自然的成為特權份子。由於K G B 的成員所享有的特權與優遇，再加上幹情報工作的神祕性，不可否認的仍有許多蘇俄青年嚮往此一組織。但K G B畢竟是最具「黨性」的機關，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加入的。因為，K G B最重視的是成員的忠誠和可靠，只有最死心塌地的，并且已經入黨的人纔會被接納，而且K G B的特務大都是由K G B主動物色，而不是自己志願進來的。

K G B如果中意某人，對其個人的身家調查是不厭其詳的，尤其是本人的意願、目的、黨性和思想，更須徹查清楚。在審核過程中，一定有K G B人員不斷與其接觸，作面對面的單獨瞭解，認為的確是符合K G B入伙的條件，始呈報K G B最高當局核准。當然一個準K G B成員，除了他的學歷和經歷必須夠條件之外，嚴格的體檢也必須及格，才能通過。當他接到通知後，下一步就得待命接受特務訓練。K G B 究有幾多訓練學校，對外界人士來說仍是一個謎；但，從歷年來投奔自由的K G B人員的口中，使我們獲悉某一些學校的所在城市和其訓練課程。

其中一個具有相當代表性的訓練學校，是設在西伯利亞的諾沃西比爾斯克（Novo Sibirsk），即新西伯利亞城。諾沃西比爾斯克是西伯利亞的最大城市，對西伯利亞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市內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企業林立，蘇俄科學院的西伯利亞分院，以及多個科研和大專院校都設在那裏。<sup>④</sup>

這所K G B訓練學校即設於諾沃西比爾斯克的一條大道旁。校舍寬敞，是一座獨立的四層高建築物，內有教學大樓，宿舍和餐廳。教學大樓設備完善，教室、實驗室、圖書館、演講廳、體育館，應有盡有。K G B不惜人力物力，力求充實本校，每年為K G B培養三百個間諜人員。學校的訓練課程，量多面廣，受訓學員必須在一年的時間裏掌握一切與間諜反間和祕密警察工作有關的專業知識、技術和手段。除刑法，K G B史，「科學共產主義」和刑事訴訟等科目為必修外，其他主要課程都以「特別課程」名之，如「特別課程一號」，「特別課程二號」，「特別課程三號」等等。

這些被冠以「特別課程」的科目，是要掩飾局外人的耳目，其重要性不可不提。「特別課程一號」內容包括K G B的各種反間手法，如認識K G B的任務，如何挑選、訓練間諜以及與組織聯繫，如何進行各種間諜和反間諜工作，如何製造假情報，如何對付敵方情報人員，如何對付「反蘇」人士、教會人士和知識份子，如何對付敵人的「意識型態偏離」等。「特別課程二號」涉及的是

主要敵人，此即美、英、法、西德、以色列等國的間諜和反間諜組織情況。<sup>(5)</sup>

「特別課程五號」更涉及蘇俄在戰爭狀況下 KGB 如何應變與工作。而「特別課程六號」則專注於 KGB 在冷戰中如何進行間諜活動。這所學校所探行的訓練方法包括講課，課堂討論和實習，並且訓練學員們在從事間諜和反間諜工作時，要以鬥智為主，并另復培養學員的耐性。

這所間諜學校的教師，大部份是有紮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反間諜經驗的 KGB 老手。他們各有其自己的一套教學方法，常用的主要教學工具是筆和紙。教師以自己的經驗作示範，教導學員怎樣去分析和估計情況，如何思考問題，及時作出正確的結論。例如，在講授「特別課程」時，教師提出一個課題，要求學員把這個課題當作是必須獨自採取實際行動去完成的一項任務，按照情況擬定書面的行動計劃。然後，教師要求其中幾個學員向同組學員解釋他們自己的計劃。最後，由全組學員共同討論，每個學員發表自己的意見，同時也聽取別人提出的意見。這種教學法迫使每個學員在整個受訓期間積極參與每一項課程的訓練。每個學員因而培養了綜合分析情況、推斷對手策略、擬定自己的行動方案及衡量自己的行動效果等的獨立工作能力。

在學習招募代理人手法的時候，特別重視的是如何正確掌握招募對象的心理，揣測他藏在內心深處的人生觀。在這方面的訓練，就不限於純理論的，而且還着重於實踐。每個人都要從學員中挑選一個招募「對象」，然後擬定出最有效的招募方式。這樣，教師不僅可以傳授招募外圍份子的知識，還可以借此深入瞭解學員的未來工作的內在性格。

KGB 招募代理人不僅是用於國內也用於國外，KGB 在招募代理人時，首先對招募對象的性格，進行分析，摸清楚他心理上的弱點，然後攻其要害，瓦解「受害人」的抗拒意志，迫使就範。這時候，訛詐，賄賂，恐嚇，無所不用其極。例如，如果招募對象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就採取威脅、恫嚇的手段；如果招募對象最憐惜的是他的家人，就以對他的家人不利作要挾；如果招募對象在事業上是有成就的，就以破壞他的事業，予以迫脅……。

爲了配合訛詐，往往還使用在 KGB 實驗室偽造出來的文件或照片。如果招募對象是個男子，尤其是已婚的男子，就以女色作餌，然後用偷拍得來的照片進行訛詐。但這種伎倆對某些人是沒有效果的，KGB 必須因人而異的施用各種不同手段。

若是招募蘇俄公民，尤其是正在服兵役的蘇俄公民充當線民，並不是一件複雜的事，幾乎每一個蘇俄公民，即使他不願意合作，都是可以強迫他就範的。KGB 擁有它所需要的一切權力。

## 二 在亞太各國的課報活動

註⑤ Ibid., P. 29.

先從東南亞國協的重要成員國——泰國談起，打從一九五〇年代初，泰國與蘇俄建交後，曼谷即成為KGB在東南亞活動的中心。蘇俄設在曼谷的大使館迅即變成此一地區KGB諜報網的神經中樞。蘇俄大使館的正式員額僅有二十五人，但將所有勤務人員，如廚師、女傭、司機等加起來共有二百五十人之多。但泰國派駐莫斯科的大使館館員僅有五人而已。

KGB在泰國的活動，見諸報端的有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泰國當局宣稱某共黨大國已成立特別中心，利用其大使館外交代表身份，祕密接觸某一姓名不詳的前國會議員，將資金轉入反政府獨立運動份子之手。所謂某共黨大國，顯然指的是蘇俄。據最近泰國一家學生日刊物估計，KGB在泰國的佈置約有五百名工作人員，並偽裝成各種身份潛伏在泰京曼谷和其它主要城市。<sup>⑥</sup>

從新的資料來源可以發現，KGB今天在東南亞的活動，特別是在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西亞三國的活動，進行得相當積極。KGB的這種活動，是與莫斯科在該地區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相配合的。自從蘇俄艦隊伸入印度洋後，KGB在東南亞進行的滲透工作就更加緊了。

介於兩洋之間的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由於其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豐富的天然資源，一直就是KGB所欲染指的地方。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印度尼西亞軍方的「戰鬥報」指出，在印尼活動的KGB名單，都是以駐雅加達蘇俄大使館官員、貿易代表和航運公司工人以至「塔斯社」特派記者的身份做掩護的。此一報導復引述一九七六年四月離開蘇俄的不同政見的學者阿馬里克（Andrei Amalrik）的話說，在印尼的俄人中約有二百名實際上是KGB的工作人員。這份名單中最令人注目的有蘇俄大使館的一等、二等和三等祕書，以及蘇俄駐雅加達新聞處處長，和大使館的前一等祕書。這份報導總結說，蘇俄外交官和官方代表，因KGB身份暴露而遭致印尼當局驅逐出境，對他們來說，早已不是第一次了。<sup>⑦</sup>

地廣人稀而資源雄厚的澳洲，老早就是蘇俄所垂涎欲滴的戰略要地。最近兩三年來，澳洲人民漸漸覺得，KGB在這裏的存在是大大增加了，報章上揭露KGB活動的報導也越來越頻繁。澳洲人很是憂慮，認為KGB在這裏增加其活動，是表示蘇俄垂涎澳洲的豐富礦藏的訊號。

澳洲的天然資源不是那麼容易就垂手可得的，但KGB盜取澳洲的國防資料，却早已暗地裏進行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日澳大利亞一份週刊「新聞公報」揭露說，在過去三年來，洩漏的最高級機密文件超過三十多份，其中一份就在蘇俄大使館那裏。一些澳洲高級官員承認，很多有高度價值的國防資料已輾轉落到KGB手上。該週刊列舉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亞反潛艦導彈的設計，盟軍電台截收系統，美國「靈活反應戰略構想」的具體意義等。<sup>⑧</sup>

註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12, 1973.

註⑦ *Ibid.*, January 7, 1977.

註⑧ *Intelligence Digest*, April 20, 1977.

南亞瀕印度洋，在空運與海運上和東南亞、澳大利亞往來密切，且在蘇俄的構想中，未來的印度洋將是其全球海軍的會合集結地區。因此，南亞所處的地理形勢對蘇俄來說是再重要也沒有了。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七日新加坡南洋日報的一則消息說，KGB爲了爭取孟加拉青年會與商職工會的控制權，特任命謀略專家庫茲聶佐夫（Kuznetsov）到孟加拉蘇俄大使館，負責此一特別任務。但幕後消息却指出，庫茲聶佐夫的主要工作，乃是密放眼線，來阻止中共和其他革命組織的滲透。庫茲聶佐夫即蘇俄前任外交部副部長，其職責即主管南亞與東南亞政策計劃事務。<sup>⑨</sup>

由於南亞次大陸是控制印度洋海權的大陸基地，KGB的主要活動，都是利用海洋來進行的。近幾年來，KGB利用裝有電子設備的拖網漁船，經常游弋在印度與巴基斯坦沿海，進行間諜活動。根據資料顯示，蘇俄附有電子設備的拖網漁船定期巡弋世界重要戰略地區，並不僅限於印、巴沿岸。

亞洲唯一的經濟大國日本，是東北亞KGB活動的目標與主要基地。KGB在日本的活動，不僅歷史長，且收穫頗豐。早在第二次大戰初期，KGB即成功的利用德國通信員里查·索奇（Richard Sorge）的工作便利，獲得最機密層次的日本情報，知悉日本最高參謀本部無意進兵西伯利亞開啓對蘇戰爭，因此可盡量調動東線蘇軍增援歐俄戰區，終于擊潰入侵的德軍。

今日日本不是軍事強國，但KGB對其有關工業與商業的情報，特別是日本未來的防衛計劃，仍然維持高度的興趣。更由於美、日軍事安保的關係，駐防日本的美軍基地，和有關中共的任何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情報，都是KGB獲取的目標。戰後，亞洲激烈的政治情勢變遷，使得日本成爲美國亞洲政策的柱石。故從另一種角度觀察，KGB爲了抗衡美國的勢力，其在日本所正扮演的角色，亦是有相當的戰略性意義。<sup>⑩</sup>

## 四 在西歐與美國的諜報活動

蘇俄戰略思想家索勃列夫（A.I.Sobolev）曾撰文公開指出，西方工人「階級」在以往的數年經歷中，已經愈接近其所謂的「政治的成熟性」（political maturity）。索氏竟狂妄的鼓吹西方工人「階級」要採取聯合行動，不僅是在一國中，而是在整個西方的集體行動，以促成所謂「共產主義文明」的大實現。<sup>⑪</sup>西歐與美國是代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兩大堅強堡壘，當然是KGB的主要戰場。索勃列夫的構想僅是再度的反映出克里姆林宮統治集團的野心。

註⑨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p. cit., P. 25.

註⑩ Intelligence Digest, Sep. 1, 1976, P. 7.

註⑪ Ibid., July 1, 1976, P. 1.

從西方本身所公開的資料中，足可充份的看出KGB活動的猖獗。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英國著名的「戰爭研究所」報導，蘇俄派駐西歐各國首都的外交人員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是KGB人馬。據估計蘇俄駐西歐的外交代表由過去十年的一千四百多人增加了二倍，達到二千二百多人，而且其中的一半以上人員，隸屬於KGB的指揮。<sup>⑫</sup>

西德地處西歐前線，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地位。西德是KGB在西歐的最首要目標。KGB不僅本身在西德活動，更聯絡東歐集團各路特務，合作同謀。據非專家正式的估計，在西德的東歐集團間諜數目，高達一萬七千名，其中二千多名是女性。但西德官員認為沒有這麼多，大概是三千至四千之間。復由於人種與地理的關係，蘇俄集團在西德的祕密間諜中，主要成員是東德人。西德不僅在地理上與東德和捷克，都有綿長的邊界；更重要者，它又是除美國以外在西方世界中擁有最大規模陸軍的國家，也是歐洲共同市場中最大的經濟強國。因此，KGB與華沙集團諸國，當然會極其希望搜集有關西德軍事和經濟的祕密情報。在許多方面，西德是東歐集團間諜活動的一個「天堂」。由於波昂政府歡迎東德人民投奔自由，因此，對於前來這裏定居的東德人，門戶也差不多是開放的。這樣一來，就大為方便了東德間諜的活動。至於蘇俄集團設在波昂的各大使館，也隱藏着大量祕密間諜。

由西歐各主要國家不時將KGB暴露人員驅逐出境一事看來，KGB的活動並非是無往不利的。一九七一年九月，英國政府一次就驅逐了一百零五名從事間諜活動的蘇俄外交官和其他職業人員。這一年末，比利時政府也趕走了三十多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KGB人員。接着在一九七三年內，丹麥、西德、挪威和法國等也先後驅逐了一批人數不等的蘇俄間諜。

西歐國家的反間諜工作，以西德作得最積極，這當然是西德深受KGB之害的緣故。最近一年來，西德採取了新型電腦化裝置來逮捕蘇俄集團間諜。此一電腦化裝置名為納迪斯（Nadis），是一個電腦化檢查系統。它的成績驚人，僅一九七七年五月份內，即已逮捕了十四名可疑KGB人員。電腦納迪斯是德文的縮寫，全文意思是「間諜情報和連鎖系統」。它找到了蘇俄集團間諜隊伍的一些裂縫。

在這個電腦系統下，所有擔當敏感職位的人或候用人的個人資料，都輸入電腦去，按照數十個問題來評估答案。這些問題包括：這人有被勒索可能嗎？他（或她）有神經過敏傾向嗎？他金錢短缺嗎？是否酗酒？是否在東德出身——有如現在安居在西德的數百萬人一樣？此項記錄把個人資料，從不同角度與已知的外國間諜及情報門路資料反復核對，常獲優異效果。

雖然西德已動用電腦來肅諜，但若沒有人的合作，仍是力量不夠的。據西德情報消息，蘇俄間諜集團企圖通過西德合法的報章，雇請代理人，並要求作替他們進行各種任務的「卒子」，其囂張情況已令西德檢察部不得不於今年五月向公眾發出一項呼籲，促請任何被游說充當蘇俄集團間諜的人士，立即與鄰近警局接觸，揭露有關詳情。

美國是蘇俄欲爭霸世界的主要對手，KGB在美國的諜報活動，一直在美國唯一反間諜組織——聯邦調查局（FBI）監視下

註⑫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4, 1973.

祕密展開。據FBI透露，過去五年內，在美國活動的蘇俄集團的間諜，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美國情報官員說，一九七〇年駐在美國的蘇俄集團的官員，不到一千人，一九七五年，已增加到大約一千七百人。其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是專業間諜，亦即七〇年約為四百人，七五年則增為七百人。<sup>⑬</sup>

KGB及其兄弟國代理人，在美國搜集情報的目標，是種類繁多的。其中以軍事和科技尖端的情報為優先，其次纔是一般技術、企業和經濟的新資料。

由於美國國會議員能够影響美國對內和對外政策，KGB極欲和他們接觸，俾能對之施加影響力，甚至予以收買。故近日來迭有消息傳出，謂KGB已經向美國國會滲透。雖然FBI予以否認，但由此已可看出，KGB在美國的諜報活動確較以往「昇級」了。<sup>⑭</sup>

## 五 結論

有關KGB在全球各國諜報活動的資料，的確是很有限的，因此僅將重要國家和地區的KGB活動，作動態性的綜合報導，以期能有助於對KGB諜報活動的瞭解。蘇俄赤化世界的間諜活動，範圍是遍及全球的。蘇俄動用了全國的人力與物力來支援其間諜活動，固然有其驚人的效果；但在蘇俄的殘暴極權統治之下，即使KGB本身的工作人員，在其心理上亦受到極大的摧殘，故常有投奔自由的行動發生。

論者謂KGB最大的失敗，可能在於投奔自由的人數太多了，儘管KGB當局在派遣其人員出國之前都要經過不斷的審核，然而這些人員一到外國之後常會變節，數目之多也實在令KGB當局驚心。特別是每當一名高級KGB份子變節時，他都隨身攜帶了很多機密資料，結果使原有的間諜網遭到破壞。

雖然如此，蘇俄對情報戰的精研與重視，是它的敵人所不可忽視的。我國孫子兵法云：「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戰爭用費，如此龐大，戰爭準備，如此繁鉅，若因愛惜「百金」的情報經費，以致不明敵情，則「日費千金」的戰費，既屬虛擲；即「興師十萬」，亦徒然枉送官兵的生命。故孫子說：「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今天的自由國家，亦必須奉此為圭臬，并在情報作戰方面，多下工夫，藉以摧毀KGB的間諜陰謀，粉碎蘇俄赤化全球的迷夢。

註<sup>⑬</sup> *Intelligence Digest*, May 1, 1976.

註<sup>⑭</sup> *Ibid.*, March 23, 1977.